文藝

南通報附刊 第廿六號

王錫五先生七十壽序

敬之

往者王先生六十壽。孝忱謂先生以古文辭教授鄉里。成就者衆。似桐城劉海峯。並舉曾受益於先生者。爲序侑觴。先生甚嘉許。以爲能言其所當言。先生六十後。復客遊滬杭。又嘗至金陵。飽覽江南名勝。以歸。歸又館於故人子祝伊衡家。爲課其子。伊衡居室甲一邑。齋前筍石羅列。四時庭花緐茂。先生課暇。婆娑其間。足以忘老。孝忱偶過伊衡。從花石間。聞先生讀文聲。鏗然徹戶外。而先生年。七十矣。先生曰。子不可無辭壽我。孝忱謹承命。退而省其所欲言者。曩已備言之矣。反復誦所爲序。而重有感焉。海峯自方望溪爲之延譽。以古文名一時。四方學使者爭聘之校文。因歷天下佳山水。晚官黟縣教諭。又數年歸樅陽。不復出。其從游弟子。多知名當時。而姚惜抱爲之尤。惜抱推崇師法。選其文以殿古文辭類纂。先生所歷。固多同於海峯者。不獨成就後進一事已也。惟海峯生當清乾隆時。舉世風尚。莫不以文章爲經世不朽之業。又有望溪惜抱爲之先後。身雖未顯。卓然爲海內大師。庶幾可以無憾。先生自壯歲以來。天下蓋多事矣。學者喜維新之名。一切舊聞。視爲秕糠塵土。況所謂古文辭歟。雖先生造詣足與海峯抗。而聲聞不逮遠甚。縱有望溪惜抱爲之先後。不過相與慰藉於私家之居而已。可勝慨哉。可勝慨哉。雖然。君子貴其全也。人世榮名。何益於君子之身。先生以杖國之年。旣得賢子弟。而教誨之。好亭榭而寢處之。優遊自適。不戚不憂。雖世變萬端。渾然若未嘗聞知者。可謂善自全矣。其得壽必過於海峯也。孝忱不才。請踵爲先生序之。

山行

个簃

長嘯落雲外。前山俯仰行。展分陶謝樂。圖挂海天明。荊棘樵爭譫。鐘魚佛聽慳。不堪回首望。大地作棋枰。

擬寒山詩二十首(一)

劍侯

人心如流水。波濤嘗起伏。流水有定時。人心苦不足。天地偶有我。滄海渺一粟。生旣無携來。死還眞面目。

鑼聲擾東市。沐猴冠堂堂。羣見左右趨。鵠立排雁行。謂戴假面具。方爲南面王。儼然號達官。猶登猴戲場。

妾身本柔順。胡爲終栖栖。朝從夫至東。暮隨姑至西。條敎滿閨門。到死目爲迷。事姑願無忤。難爲人之妻。

妓能隨所歡。跛人將心。腸夫婦伉儷間。異夢而同牀。暮爲閨中壻。朝爲陌上郎。太息今之人。下賤羞於娼。

嘗聞敗家子。珍寶棄當前。東鄰盜之去。獲價逾萬千。西鄰效所爲。情勝膏腴田。胡爲毀櫝中。而呼貧可憐。

天地生萬物。一一歸我有。轉眼百年間。還是一空手。昔爲美少年。今則羞老醜。此身尚難保。遑惜我有後。

偶作寄趙堯生侍御林山腴舍人

譚叟

學詩三十年。自謂得詩意。深許謝傳語。欲涉雅人致。周旋當世交。往往與余異。極思興象外。騁材議論地。商略罪可抵。附和冒甘媚。六義僅存賦。唐前舉從棄。私憂滄海流。頗怪天帝醉。果然值陽九。姬姜等蕉萃。我昔思有言。卷舌畏時忌。餘年迫崦嵫。猶思一振臂。神交趙侍御。天半落鳳吹。因緣友舍人。遂通兩家騎。聞聲慰相思。嚶臭直同類。殷勤酬詩篇。撫掌形夢寐。晚藉蜀中才。微言識高誼。豈聞同光派。可執晉唐袂。安能家戶曉。凡百愼代匱。嗟哉泗鼎淪。先幾見魑魅。兩君若王李。近託臨清契。揚徵呼我徒。食芹期一試。萬里傳正聲。日夕盼書至。

甥女爾愉于歸東海詩以遣之

未翁

見背詵慈僅七齡。生來弱質感零丁。依劉家盡儕賢孝。憐謝人猶惜寧馨。(寧字讀去聲)協娵帷房今可喜。操勞井臼昔曾經。九京吾娟應含笑。百兩城東駐綵軿。

幾令阱合誤華年。此去甚鳴得所天。杖履幸隨君舅側。羹湯先試小姑前。同心築里相歡洽。異腹作兒更愛憐。今日渭陽偏送汝。支離病榻一忻然。(余方病足)

碧山菴僧貽所繪山水

貫恂

焦隱山中識岫奇。(僧號)畫圖悅手換新詩。碧山人坐枕江閣。旁騖江天一覽時。

仲春晤維五南通

友蘭

海角相逢一粲然。東風細雨杏花天。故人落落雄心在。擊劍狂歌似往年。

秋晚

玉麟

夕陽滿地著吟痕。閒過南溪白板門。落葉聲聲鴉影亂。最難驅遣是黃昏。

高山流水

寄獵村　堯翁

凍春十雨九兼風。醱媸鄉千樹青。忽歸雁。渺南天卓橋賃宅。梁鴻。橫塘路酒綠鐙紅。秋風起携去銅仙漢月。淚落房櫳。

浸冬青十二葉葉露華濃。花中羣鷺亂飛了。生活計半化秦宮芳草。古滎州野鹿自養香茸。海山心寫斷琴工。六年夢空纏香簡。小屧老去情鍾。唱金荃苦怨。常日美人慵。

浣溪紗

莊漁

一線銀河玉宇秋。儘他千萬客星游。可憐垂淚只牽牛。說與嫦娥佯不解。羽衣催舞上瓊樓。廣寒宮曲譜無愁。

寒食清明次弟經。留春無計怕春行。游絲情重落花輕。胡蝶今朝難入夢。杜鵑明日定無聲。大招何處喚春魂。

道德經集聯(七)

怡生

聖人執左契。天道猶張弓。

愼終如始無敗事矣。專氣致柔能嬰兒乎。

道可非道常道。爲無爲終不爲。

文而未足去甚去奢去泰。名亦旣有曰幾曰希曰微。

石遺室詩話(三十五)

陳衍

謝玄暉茲山亙百里一首。凡一百字。未能寫出山之特別處。轉覺辭費矣。杜甫北征云。瘦妻面復光。鍾云。五字解不得。想得出。衆上二句。乃粉黛亦解苞。衾裯稍羅列。則此時之妻。面雖瘦而有喜色。

自應現出光采。即在鄜州時所盼望之雙照淚痕乾也。並不難解。陪王使君晦日泛江。就黃家亭子云。山豁何時斷。江平不肯流。稍知花改岸。始驗鳥隨舟。鍾云。寫舟行奇幻入神。案此四句。寫景之妙。心中實有體驗。筆下實有工夫。非奇幻之謂也。蓋江平水緩。泛舟不覺其流。忽見有山豁然。乃覺之。於是視其岸而岸改矣。何以知之。岸上之花改也。仰觀其鳥。而鳥不改。始悟舟行鳥飛相隨之故。而其實皆江平疑不肯流誤之也。此詩之妙。全在第二句點出眼睛。反之江最不平。最肯流者。無如放船一首云。送客蒼谿縣。山寒雨不開。直愁騎馬滑。故作放船迴。靑惜峯巒過。黃知橘柚來。江流大自在。坐穩興悠哉。此首最妙在第三聯寫下水船其去如箭之狀。亦借兩岸之峯巒橘柚形容之。工夫在一寫過去。一寫未來。過去者初未留神。迨見有一片靑蒼之色。始想是峯巒。而惜其已過矣。於是留神未來者。又見遠遠一片黃色。揣想之。知其爲橘柚也。然此首直說易解。非如前首於不流中說流也。改岸之改。從左傳服改矣來。改岸隨舟又從佛家舟行岸行之說來。後遊云。江山如有待。花柳更無私。鍾云。無私二字解不得。有至理。江亭云。寂寂春將晚。欣欣物自私。鍾云。自私無私。各有其妙。傳不出。均有春物而忽言無私忽言自私。宜敬伯之解不得。傳不出也。不思江山何待。即待此花柳等物。爲之點綴。前此經過秋冬。搖落閉蟄。黯然無色。一旦春來。爛熳者行將至矣。故言待也。萬木無聲待雨來之待。亦此意。花柳得氣而生。各效其紅紫靑綠之色。以粧點江山。雖欲閉而不發。花柳不能自主也。使卷而藏之。花柳亦不願也。供人把玩。供人攀折。眞可謂無私矣。然凡物之各盡其能事。而不遺餘力者。皆自由私來也。桃之或紅或白。李之白。杏之紅。柳之長條細葉。各有獨到之處。花柳無知則已。使其有知。必陰喜自負。汲汲然上承雨露風日。有下吸土膏泉脈。以增高而繼長。故逢春傾陽。皆有欣欣向榮之意。由是能自立者。各有以自見。人之尋花問柳。於花柳實有榮焉。在花柳只知自私。在人則但見其無私。不自私無以爲無私也。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云。依沙宿舸船。石瀨月娟娟。風起春燈亂。江鳴夜雨懸。晨鐘雲外濕。勝地石堂煙。柔櫓輕鷗外。含悽覺汝賢。鍾云。忽說月。纔是宿雨。又云。妙在懸字。是說雨後。又云。鍾言濕。又言雲外。作何解。案此首明明白白。只須順序說下。如鍾說以爲雨後出月。纔是宿雨。則雨已止矣。試問風何以又起。雨何以又懸。江何以又鳴乎。須知首二句是說船下夔州郭天晚停宿。並未雨。石瀨上月尙娟娟。須臾而風起。春燈亂矣。須臾而雨急。江鳴矣。蜀江岸峻。雨下如綆縻。蓬底聽之。知江之鳴。由雨之懸也。明晨雨止。寺鐘鳴。以關心天氣。人聞之。覺鐘聲不如尋常響亮。似從雲外來。被濕雲裹住。則知天未大晴。推篷起視。雨濕不得上岸矣。末三句說不上岸別王判官。若昨夜已雨。晴月出不但江雨不應鳴。晨鐘亦不應濕。有晨鐘一句。點明時候。知此詩作於此晨。雨乃昨夜之雨。非昨日之雨。月乃雨前之月。非雨後之月矣。詩之可當日曆如此。

春雨

天白

故園花事近如何。門外橫塘漲綠波。隱隱征帆天際遠。寥寥歸雁雨中過。宵來旅夢縈春草。寒到香衾怯薄羅。聞道陽關猶積雪。行人怕唱渭城歌。

犬

谷蓀

逐鹿功勞犬與馬。勢家鷹犬亦健者。蠢然豚犬無能爲。景升兒子眞庸下。雞犬相聞武陵源。繼不飛昇亦閒雅。犬乎犬乎愼所與。諸葛有弟隨龍虎。

流星

第二卷 第五期

「甲蟲先生」

——一個小學生的日記——

虞娃投稿

三月二十二日　星期五

討厭！今天上午第一課就是算術！

上課鐘一打，教室裏寂靜無聲，這時如有枝石筆掉在地上，大家都可以聽見。面孔個個向着前面，身體筆筆直，就是行伍也非常整齊的。

一會兒單先生來了，不，是「甲蟲先生」來了，因爲單字是兩口與甲字合成的，大家恨他，就叫他「兩口甲蟲」！有時客氣些，稱他「甲蟲先生」，而把「兩口」二字省掉。

他一進教室，見了胡君便說：『你怎麼倒又來了？爲什麼見我進了教室，也不叫我一聲先生，眞是豈有此理！』

把胡君罵了一頓，然後慢慢地跑到教桌旁邊，大聲的說他不好，說你不是；並且還把一個同學的耳朵拉得很長，那個同學只好忍着痛，那敢叫出痛呢！我們雖然爲他難過，但是那有力量能禁止先生不拉學生的耳朵！

後來越罵越厲害，說我們一級是全校最不好的，是他眼中刺。他還不住的罵着我們：『笨牛！』『蠢猪！』『糊塗蟲！』『畜生！不是人類！』

我們被他這樣一罵，眞難爲情，大家臉上都有些發熱；頭都低了下來：因此他又罵我們最呆板，上課不活潑。假使這時有人稍稍地把身體一動，又要說：『你爲何這樣神魂不定？』唉！做他的學生，眞是難得很呀！不！我說錯了！並不是單先生不該罵我們，實在因爲我們太蠢笨，眞的如猪這樣蠢！如牛這樣的笨！一點兒也不活潑，不能領會這位老師的指導！不懂得接受這位老師的教訓！無怪乎他要常常罵我們！

三月二十六日　星期二

今天起來得很早，到校才打起身鐘；爲什麼今天這樣早就上學呢？因爲我每天到校，有一定的時間，而在這時間內，總是要遇見這「甲蟲先生」的，我見了他，眞怕得了不得，好像老鼠見了貓兒似的，不知怎樣好了。那時如不叫他一聲，恐怕他要罵，清清早起，就被他罵一頓，豈不穢氣！我想不如叫他一聲罷，但是心中又很不願意。那時我眞難極了，只好低着頭，裝着沒有看見他的樣子，很快的從他身旁穿過去了。當時我的心不住的跳，直到了教室，心中才平安了些。

記得有一天早晨，我和弟弟一齊到校，又碰見了他；他那兇惡的臉，直釘着我們，弟弟一向是很乖的，就叫了他一聲。當時我是不願意叫他的，却恐怕他要罵，只好也勉強的叫了一聲。我們兩人叫他的時候，他只點了一點頭，似乎還不願意答應，這時我們暗裏到覺好笑，你還不願意呢，不知我們果高興叫你呢！

從今天起，以後特別早些到校，免得遇見他，心中不舒服。

三月二十八日　星期四

眞奇怪！在家只要一定神，似乎又在上算術課了；那位「甲蟲先生」好像又站在我面前，很兇悪的對着我呢！

三月二十九日　星期五

昨天中上回去吃午飯，父親問我爲什麼臉上現出愁悶的樣兒，我只說：『沒有什麼愁悶！』今天回去吃午飯時，父親又問我：『你今天更覺愁悶了，究竟爲的什麼事，這樣不快活？你從來沒有愁悶的，放學回來，活潑得了不得，好像小鳥似的，跳到這邊，跳到那邊，近幾天，我看你從學校裏回來，總是把書包用力一丟，臉上現出苦痛的樣兒，好像和同學起了爭論，被先生罵了一頓似的。好娃娃！告訴我！你究竟爲的什麼？』

但我終究不曾告訴他，說被「甲蟲先生」罵的；只說沒有愁悶，因爲月姐曾經告訴我的父親，說「甲蟲先生」怎樣的罵我們，怎樣不懂道理，不問男生女生都要痛罵，都要罰跪的。又說她不上學的原因，就是怕「甲蟲先生」罵。她叫我的父親不要給我到本校來讀書，轉到別的學校裏去。因此父親時常對我說：『女生都是要名譽的，被他胡罵，似乎不大好，不如轉到別的校裏去。』我想：爲了她不來校，而把其他那些愛我的先生一齊丟掉，實在有些不值得，所以我決計不告訴父親，寧可悶在肚子裏！

三月三十一日　星期日

今天早晨，父親在海邊取得許多活跳的鮮魚。父親因爲我這幾天老是默默無言，或是呆坐着，或是懶洋洋地躺着，生恐鬧出病來，叫我約幾位同學家來玩玩。

杏姐，櫻姐，玉妹，姨弟都來了，大家說說笑笑，唱唱跳跳，非常熱鬧！

吃過中飯，還鬧了幾個頑意兒，大家方才回去。我就到書房裏把明天要繳的算術練習題，統統做了，免得挨罵。

四月一日　星期一

今天早上眞有趣呢！梳洗好了，就檢查今天課上要用的東西。我明明把一本算術練習簿拿在手裏，但是我仍舊在下找算術簿。找了這裏沒有，找到那裏又沒有，我便很氣憤的說：『簿子怎麼又沒有了！難道又是鬼拿去了！今天如若沒有簿本繳，一定又要被「甲蟲先生」大罵了。』說着，就把那一隻手上的書包袋一丟，假使再重一點，書包袋上的玻璃做成的圓環，倒要打碎了。

後來還是我的弟弟說的：『你的簿本不是拿在手裏嗎？』

我聽了他的話，不覺哈哈大笑。唉！我怎麼這樣糊塗！

拿着書包，出了家門，還不到幾十步，忽然想起今天有體育課，要脫衣服，我裏面又沒有穿短棉衫，只好再回到家裏。到家忙得了不得，不問什麼衣服，拿了就穿。到穿好了，覺得太大，仔細一看，原來是母親的，自己不覺又好笑，又好氣。還被家裏的人笑了一頓。

四月五日　星期五

這幾天我到校特別早，都沒有遇見「甲蟲先生」，我眞歡喜！

到校就抄自然筆記，玉妹坐在我旁邊讀書。鐺鐺鐺打早飯鐘了，許多寄宿生，都一個個吃早飯去了，教室裏只有我們兩人，和兩位男同學。忽然聽見脚步聲，我以爲是「甲蟲先生」又來看我們早上果在做功課，急忙把一本算術書放在面前，那知不是的。

玉妹說，『早早的，那有道士到我們校裏來的？』我說：『不是道士呀，是尼姑呢！』我們兩人一個說是道士，一個說是尼姑，爭論不休。

一位男同學站起來哈哈大笑說：『你們的話，都是大錯而特錯的！也不是道士，也不是尼姑，而是和尙呀！你們怎麼連道士，尼姑，和尙都分不清？』

我說：『這人穿的衣服，明明是尼姑的衣服，還要說不是尼姑！』

後來經那位男同學的解釋，才恍然大悟，不覺哈哈大笑！

那和尙聽了我們的爭論，也向了我們大笑。

正在歡笑的時候，「甲蟲先生」已吃過了早飯，從膳堂裏走來了，這時大家嚇得連忙把算術書取出。眞僥倖！他這次並沒有罵我們，匆匆忙忙地從教室面前走過去了。

他走了，我們又把算術書收起來，做心中所願意做的功課了。

（全文未完）

我的孩子啊！你記取！

張倬

小孩子總是這麼可愛的，她不以爲你爲不相識的人，不願和你接近，招呼！小孩子是多麼純眞啊！

我的小女兒，她生下來已八個月了，她會哭，會笑，母親喂東西她吃，她會接受了咽下去，已不比兩個多月前所看見的樣兒了；我的歡樂，總可想見的了！

她看見我，久不見的我，並不哭，先是兩眼注視着，終至嘻着臉笑了。啊！這是我的孩子！

我的孩子，你記取，你永久保存着這副純眞的臉，隱藏着笑泉，遇到我不如意的時候回來，把你潛有的笑，噴射出來，融解我胸中壘積的苦辛！我的孩子啊！你記取！

十七年三月廿六日

編者的話

小朋友虞娃是我們所不相識的，自僻居海濱的小學校寄來此文，我們讀了，雖不敢說全是兒童的口吻，至少要加些教員的粉飾，但是值得一讀的讚語，我們心底裏早已發動過的了。讀者也有類此的同感嗎？

我們的主張本想每篇文字總要一次登完的，無奈篇幅太小，而虞娃這位小朋友又太頑皮了，竟連續的抄了近萬字的日記，使我們不得不把牠分期刊載，這要請讀者原諒的！